

兴修水库

王如晓

带着为电白罗坑水库写点东西的愿望,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我来到了沙琅江上游电白区北部的罗坑水库大坝,来到了称之为人间仙境的水库风景区,浮想连翩,思绪绵绵,当然联想得最多的就是有关水库的话题。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自豪的回忆,都做过一两件值得炫耀的事,我父亲一生中所做的最引为自豪的事莫过于修水库了。从我懂事起,他就多次跟我讲述修水库时那段艰辛而又动人心魄的人生经历。

水库,大多数是大跃进的产物,我本人也是大跃进的产物,甚至连我的名字(乳名)也跟水库有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全国上下都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兴修水利,造福于民”,广东地区很多水利设施都是那个年代修建的。其中有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万绿湖水库(也称新丰江水库),本地的高州水库、罗坑水库,河唇鹤地水库等。那时候的年轻人,若能够加入到修水库的大军中,简直像当兵保家卫国一样光荣和自豪。

回想当年,新丰江水库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准备修建华南最大的水电站,发电厂,因此吸引着全省乃至全国不少建设者前来搞“大会战”。我父亲原来是应征来修新丰江水库的,但由于我即将出世,加上家庭负担较重,未能成行,成了他耿耿于怀的憾事了。但过不久本地也开始修水库,父亲终于加入到修建高州水库的行列,实现了他美好的心愿。母亲生下我不久,也请纓去修建高州水库,

我只好由奶奶料理,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我当时的生活情景肯定不妥,但这是事实。因为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先天不足,所以我长成今天那种不足1.65米的“三等入”,且肠胃也不好。但回想此事,父母不后悔,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参与了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兴修水库。人生几十年有此回忆,又何悔之有呢?当然我长大后也没有埋怨父母狠心,如果没有父母那辈人兴修水利,可能只有祖祖辈辈饿肚皮,连饭也吃不饱。

我家乡门前原先没有河,水源枯竭,农田“十旱一涝”,都是些“望天田”。高州水库建成后,修建了一条人工“引淦河”,引来了高州水库的甘泉,“哗啦啦”流淌的河水,滋润着久旱的村民的心田,人们欢呼雀跃,无不称赞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我的父母深情地望着“引淦河”中清清的河水从自己双手修建的高州水库中奔腾而来,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高兴之余,为了记住那段历史,记住那条“生命之河”,把我的乳名称为“新河”。

由于村民们尝到了兴修水利,旱涝保收的甜头。当1960年国家动员大家报名参加修建电白罗坑水库时,不少人毫不犹豫地带头报名。电白县全县军民在县委书记王占鳌的亲自带领下,冒着严寒酷暑,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筑成了罗坑水库。

据介绍,罗坑水库大坝1960年建成,是电白区最大的水库,粤西地区三大水库之一,是以灌溉为主,兼有发电、防洪、

养殖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库。

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当时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大部分土石方是靠人工手抬肩挑完成的。那些修筑水库的人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自带粮食和工具,前来参加兴修水库的大会战,他(她)们住茅房、穿单衣,吃红薯粥。风餐露宿,日夜苦战,其精神可惊天动地鬼神。从那些陈列的老照片中,我们仿佛还可以看到当年那红旗招展,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动人场景;还可以听到小伙子“咳咳哟,咳咳哟”那铿锵有力的打夯的号子声;听到姑娘们边挑土边唱的“咳哟咳哟咳咳哟,要让河水上山坡,要让高山变成湖,你挖土来我挑土,一齐两担挑过河”那婉转动听的客家山歌声;还会想到那些工程技术人员和决策者们熬红的眼,夜夜通明的灯火,更有那些为修水库而英勇献身的先辈们……

客家人以水为财,视水为命,所以当地人民把沙琅江、罗坑水库比作电白区的血脉,把水库比作一颗璀璨的明珠。罗坑水库这位胸怀宽广的母亲,容下了1.15亿立方米的水,流域面积达几百平方公里,水域面积达7000多亩,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啊!她的玉液琼浆,不但养育着电白区人民,同时被输送到滨海新区、高新区、茂南区、吴川市等地,为工业现代化服务,养育着更多更多的人。更可喜的是水库多个小水电站是我市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有了它(当然还有其他发电)茂名市、电白区就有了光明、有了能量、有了动力,更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红色故事连载

风起云涌(之七)

许向东

“这篇鸿文,我要介绍给南中的学子,唤醒他们的革命觉悟”朱也赤继续说:“到广州读书,一开始我也不懂得什么革命和马列主义,只是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不合理,工人农民一年到头做牛做马,却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民国9年读了李大钊先生的《庶民的胜利》,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我被深深的鼓舞了。尤其是‘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这句话,彻底地唤醒了我,鼓舞了我!我再也不愿意按照父亲的希望去做这个黑暗社会的‘朝柱’,决心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于是把名字由‘朝柱’改为‘也赤’。民国11年夏天我加入共青团,开始从事秘密斗争。之后加入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者。我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人民幸福,建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尽管结识杨绍栋已经两年,他第一次讲述自己的投身革命的心路历程。

杨绍栋被深深的感染了:“幸亏有机会认识你,你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带领我参加这伟大的事业。否则,我这一辈子只能毫无意义地度过。或者在外面混个什么官职,或者回乡继承父业,做一个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反动地主。是朱老师您带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真的非常感激您!”

“你出身地主老财家庭,走上革命道路,这非常不容易。家庭关、思想关都要过的。你工作十分努力,获得大家一致的赞扬,已经走出成功的第一步!但革命道路长远而曲折,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下茂南,反动势力比较顽固,群众基础薄弱,困难会不少。但只要我们策略对头,努力去做,一定能很快打开局面。就像这棵木棉树撑起红色的一片天一样,我们只要把农民工人群众发动起来,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就能在茂南撑起一片赤旗的天地!”……

“朱先生!”二人正说着,忽然听到有人在喊。朱也赤和杨绍栋抬头看,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迎了上来。“不记得我了?我是阮国良,原来是茂名师范读书的。”他说道。朱也赤习惯地用手扶扶眼镜,定神一看:“哦是阮国良,听人说你在此当校长,我正要找你呢!”公馆小学校长阮国良七年前毕业于茂名师范,为人正直和善,追求进步。朱也赤在高州读书时就与他有过接触,他对朱也赤的为人和学识十分敬佩,见到朱也赤来到,异常高兴。他告诉朱也赤,这里原是同善社的房子,一年前改做了公馆小学。之后就是大诉其苦:“说是公馆小学,才100多学生,两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可是连我在内,教师就两个,教学根本展不开。想下学期招新生,师资却没有来源。”阮国良边说边领着朱杨两人看校舍,“这里房子不小,间隔一下,八个班都放下,可是无师资,就这两个班都维持不了。”阮国良无奈地摊摊双手。

“我觉得学校还可以扩招,就按照你说的搞它八个班,再招生300人。”朱也赤说。

“这怎么可能?”阮国良不解地问。“茂南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间小学,乡间只有一些私塾,大量适龄学童都进不了学校,广大贫苦农民子弟更是没有办法读书。在茂北,不少乡成立农会后,都办起了农民子弟学校或平民学校,经费由庙产解决,学生读书少收学费或不收学费。茂南可以学这个方法,公馆小学可改成平民学校,广招农民子弟进校读书。”

“这样太好了!学校可以结束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几个年级都开起来,搞得像个样子了!”阮国良顿时高兴得眉飞色舞。“可这师资怎么解决?”他又关切地问。

“县城里和茂南一带还有些辍学的中学生和高小生在家呆着,可以把他们动员起来做点事。我来之前跟一些人打过招呼,他们都很乐意。初期学校管他们的饭,给点零用钱就行了。以后有条件再发薪水。开办费可以找商会解决一些。”朱也赤胸有成竹。

“我一个教书匠,这些事情,怎么做得过来?”阮国良感到为难和茫然。

“为便于统筹各方力量和关系,开办初期校长由我兼,你做副校长,绍栋兼教导主任。到学校正常运转起来,校长还是由你做。教导主任也

由你另择他人。”朱也赤早有计划,“县里我工作那么多,不可能长期兼这个校长。”

于是,三人商议了公馆平民学校开办的具体事项。确定通知应聘教师5天内到校,学校方面马上请泥瓦匠间隔课室,杨绍栋以茂名县农民协会茂南特派员和茂南农民协会筹委会的名义在公馆圩和区属各乡贴出《公馆平民学校招生简章》。各项准备工作即刻展开,保证10天内开学。

一时间,茂南区农民协会筹委会要开办公馆平民学校的消息就不翼而飞,传遍了茂南大地。大批农民子弟报名入学。朱也赤、杨绍栋、刘竹虎和阮国良做这做那,一天到晚忙得个不可开交。

话分两头。深眼梁送走朱也赤后,虽然一时为自己计策高明,拒朱成功,暗自庆幸。但在和二梁喝完几杯回到家里后,心里又感到不大踏实,因为听人说,朱也赤做事情很有办法,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不成的。除非他不想做。国民革命军去年底收复高州,任凭不少旧势力大佬伸腿相拦,朱也赤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他们一一排除,没几天就把县农会、总工会、共青团、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会、高州青年社都成立起来,完全统治了高城。眼下他来到南中,凭自己导演的这么一出戏这么简单就被打发走了?他会不会善罢甘休?他对此又感到颇有狐疑,刚刚还很得意的他忽而又觉得不是那么太踏实。朱也赤会不会再回头?他要是回头,我该如何应对?一向自信的深眼梁竟始终想不出个究竟。他少有的失眠了,连续两个晚上睡不着觉,每天早上起来都感到头晕乎乎的。

直至过了三四天,见到小学那边闹起大动静,扩招学生,招聘教师,改造课室,一时热闹非凡。很快地扩招了300多名农民子弟入学,学生人数达到400多人。校名正式改为“公馆平民学校”。朱也赤和杨绍栋分别在那边当起了平民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

深眼梁终于确信,自己的“引祸”计划成功了。朱也赤已经放弃南中,在公馆小学那边搞他的“革命”了。

于是,他以抑制不住的喜悦去找张大拿,向其报告自己拒朱成功的喜讯。说到那天的情况,他自然少不了添油加醋:朱也赤和杨绍栋到学校,我介绍学校教学情况,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到位,言简意赅,滴水不漏。过程中察言观色,把握火候到极致,及时转换话题,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公馆小学。朱也赤果然上当,当天下午就去了公馆小学,此刻正在小学那边大张旗鼓,大兴土木。

听罢深眼梁的汇报,张大拿非但不以为然,反而颇为恼怒:“难道公馆小学就不是在我的地头上?!”在公馆小学搞就不会给我制造麻烦?!”广招穷鬼子弟,搞到400人,弄起来还有我的好日过?!”我还以为公馆小学是朱也赤自己找去的,原来是你搞的鬼!”他忿忿地骂道。

“公馆小学招的大都是八九岁到十五六岁的学童,年龄小,做不了什么事。即使朱也赤下再多功夫,也掀不起大浪。和南中学生完全是两回事。”深眼梁解释。

“再说,即使我不提公馆小学,朱也赤迟早也会找到那里去。朱也赤是县党部要人,他要去哪个学校,谁能挡得住?跟他一起来茂南的那个刘竹虎的外婆家就在打铁街,刘竹虎自小就在这里生活过,对这里的情况熟悉得很。肯定知道公馆小学。”他又补充道。

听深眼梁这么一说,张大拿心中的气渐渐消了下去。是的,公馆小学是小学,学生年纪大多八九岁,十二三岁,大的也就十五六岁,个别的二十来岁。即使弄起来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最多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再说,没有三两年,朱也赤在这个学校搞不成什么气候。与其到南中去闹,不如让其到公馆小学去。古人还有两利相权择其重,两害相权择其轻之说呢!并且在高州城和化县、信宜、电白,能闹起事来的都是中学,几乎没有一间小学。

这么一想,张大拿顿时释然,觉得轻松多了。自思那天晚上和深眼梁商议的拒朱进南中计策还真真是个成功的高招。别看高州城那么多新派旧派高手,连同那些对朱也赤非常看不惯,一心要吃掉他的江伯静等人算上,他们哪有我这个手段?!!我张大拿就是棋高一着。想到这里,他又为自己的高明而得意。(未完待续)



“农业科学家丁颖”纪念邮票

丁颖,广东高州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农业高等教育先驱。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1990年10月10日,国家邮电部发行一套4枚的J.173《中国现代科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其中第4枚面值30分的邮票图案采用农业科学家丁颖肖像。当时,华南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用公函封发出首日实寄,中国科学院集邮协会也印制首日封。高州县邮电局和广东省邮票公司联合印制发行原地首日封,当年10月10日上午在高州县邮电局门前鞭炮声中举行“丁颖邮票”首发式,引来许多人热闹。

当年笔者和电白县岭门邮友邱兆泉,在首发会上购买到一叠首日封和邮票,并且专程开车到丁颖家乡谢鸡,参观了丁颖故居和丁颖小学,然后驱车到谢鸡镇邮电支局为全国50多名邮友寄出“农业科学家丁颖”邮票原地首日实寄封。

这枚农业科学家丁颖邮票,画面由金黄色的水稻和丁颖肖像组成,色彩饱满,形象生动,象征着丁颖滋养农民的光辉形象。邮票中的丁颖脸型瘦削,嘴唇紧闭,蕴含着农民朴实的性格。他目光凝重,身穿白色夏衣,头戴草帽,专心研究水稻的神情,散发“农”味和“土”气的特质。他是中国第一个以发行邮票方式纪念的农业科学家。图/文 陈桂豪



割狗六爹与“执”来的孙子

高山洋

我是高城街仔仔,共产党解放军入城是我孩童时代。我家对面有一间破败不堪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公产房,住着一位60来岁的割狗六爹及其一个执来养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袁久灵。

割狗六爹高高瘦瘦,大约有1.75米左右,其脸面最显著的特色是有两道雪白的长眉毛,眉下有一双黑亮警觉的怨恨的眼睛,有没有老婆我不知道,但听街坊说,他曾经执过一个抗战时流落粤西高州乞食的有精神病的孕妇,孩子生出几个月后,她又出街失踪了。割狗六爹痛哭了一场,外出买回一条刚死了狗仔而母乳流淌的母狗,给他的执回的“孙子”吸食。每天一早,安排好孙子后大门一锁,他就出门营生去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割狗,买卖狗肉,也没有什么衣服换洗,血腥味很重,沿街的大狗小狗一见他都拼命的吠了起来……

他的孙子,小名狗带大,可能是狗

乳比牛、羊奶更有营养的缘故,“狗带大”身体健康,精神十足。割狗六爹节衣缩食,送他入读家门前的高师附小,书名袁久灵,毕业后又送读了茂三中初中。袁久灵好学上进,文化课科科优秀,体育更是弹跳力特强,常常获得茂名县中、小学生运动会冠军,高中阶段高州中学免收学费重点培养,平时学校食堂免费代蒸番薯、芋头粥饭,参加湛江地区中学生运动会获奖后(当年的湛江地区中学生运动会,包括广西部分工业、旅游业重点县市镇),给他免费加肉加菜二周。毕业后袁久灵应届考上了广州体育学院,毕业分配回乡,当了茂二中的体育老师,成为米倉佬(李鹤仁)、牛脾佬(李掌魂)、矮瓜四、金牙相等组成的“钟声队”的新成员,花名狗带大。袁久灵知恩图报,孝敬老人。几年后组建了小家庭,入住了新居,坚持要带这个割狗六爹去新居照顾享晚年

之福。这位爷爷怕影响孙子夫妻形象,一再推却。袁久灵夫妻一再上门恭请也不去,直到政府要拆屋重修,重建公产房,割狗六爹才勉强答应暂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几年后,我在高州百货公司才巧遇一次这位老人家。他身穿一套最时尚的淡蓝的确凉,风度翩翩。我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您老是好心得好报,祝福您一年更比一年好!老人家连连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我本来想跟老人家开个玩笑,问问他高州城的大狗小狗还吠他吗?但怕扫兴不敢问。他似乎很清醒,竟然主动回答说,你睇我一身光鲜,劳动光荣,恶狗哪敢再吠我呢?今天的恶狗,都去吠不劳而获的坏人去了!割狗六爹的雪白的双眉显得更加更粗重了,而眉毛下那怨恨的目光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双目炯炯有神,幸福的泪水盈眶……

(本稿件由董德文老师修改推荐)